

作品卷

11

张俊彪 文集

第
拾
壹
册

张俊彪
著

中華書局

作品卷

11

张俊彪文集

第拾壹册

中華書局

目 录

散文选

鼎湖的天光地色 3

共和国的深圳 6

这是一个恬静的海湾 8

圣火 11

想起了那片洁白的雪 14

获得大海 17

天象 22

天籁 25

心痴 30

外面的世界 36

归 41

绿焰 46

春城一日 50

心泉 53

这世界留给人的总是无穷无尽的美 57

白篮子 60

小女婉莹	63
善待孩子	66
一个小女孩	69
平和人生	73
女博士	76
重识刘俐俐	79
韩梅村印象	82
三谒秦兆阳	86
画家王子武	88
吕林印象	91
陈伯希印象	94
张大千的人格	97
留住汉剧	100
政治经济学家的文学情怀	105
歌者——圣洁的事业	110
为了永不忘却的记忆	115
老师 朋友 伙伴	119
无私忘我亦是一种大境界	124
父亲	129
落红	132
太阳雨……橄榄林	136
红星星	139
太阳醒了	143
走遍鼓浪屿	147
出浴	152
醉氧	165
极昼	175
心影	185
朝圣	196

自述选

- 我生长在黄土地上 223
- 生命历险记 235
- 我要站起来 247
- 来自青山绿水间 251
- 我是塑造出来的 256
- 文学创作的“秘诀”在哪里 259
- 创作之源 261
- 因为我爱 263
- 我建造，用真情实感…… 266
- 草原与小牛 268
- 复读者来信 270
- 我是一棵小树苗 273
- 奉献阳光雨露的人们 276
- 有爱有恨有血有泪终会有文学 279
- 思考与求索 280
- 再塑造一个我 285
- 大诚大善文学路 287
- 我与我的传记文学 295
- 提炼素材 开掘主题 302
- 形象与逻辑 311
- 语调与情调 318
-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 323
- 我有一个心愿 331
- 《鏖兵西北》十年后 333
- 文艺企冀超越民族与世界是遥远又遥远的事情 336
- 《幻化》书外事 342
- 《幻化》后记 345
- 《幻化》研讨会致答辞 346

营造作品的共时性结构在更高层次上的多重复合统一 347

《幻化》自省 352

我与外国文学 360

神绩 364

诗歌选

戈壁诗笺（组诗） 381

杂感三首 382

致骆驼刺 384

山桃花 385

断想三首 386

大地诗笺（组诗） 388

写在天安门广场的诗（组诗） 394

写在蓝天云海间（组诗） 396

延安遐思（三首） 398

雄鹰赞（外一首） 400

记忆 402

感怀 404

朝拜九华山 405

登黄山有感 406

泛舟太平湖 407

祈雨 408

人·鸟·树 409

诗二首 410

无题 411

麒麟山下远眺 412

禅道 413

我的父亲是农民 414

电影文学剧本选

孩子和牛 423

儿童文学作品选

牛角墨斗 469

牛圈娃 478

笤帚疙瘩 485

拾柴 491

金色铜铃 498

玉米爆花 509

苜蓿篮子 516

我的第一位老师 522

妈妈 528

翅膀 533

巢边的喜鹊 544

白杨情思 551

上学 561

药 570

铜佛 583

大白狗的故事 598

散文选

鼎湖的天光地色

一片葱郁苍茫中，有个风光旖旎的地方叫鼎湖。听人说，那湖在峰顶一汪，日月下荡漾着光色，宛如温热了的醇酒，而那山峰恰似一尊兀立的巨鼎，将醉人的酒祭苍天奠厚土挥洒到人间。鼎湖，这甜美的名字大概就是这么得来的。

我来到鼎湖自然风光中，时值农历九月深秋了。假如在我的故乡大西北，早已是满目霜白，遍野寒凝了，而这南国里，依然是翠绿欲滴，丹红正艳。山峦被花木遮掩着，枝叶与那飘着荡着的雾丝拉着扯着，缠缠绵绵，在太阳光耀下的微风中忸忸怩怩地婆娑着。清澈的溪水从林中穿流出来，欢快而轻柔，无声无息地闪烁着波光。

林阴下的石阶路是白色的，仿佛云端垂挂下来的天梯；有人在攀爬，络绎却也稀疏。有的穿黑，像一张弯弓斜挂在阶梯上；有的穿绿，如一片叶子浮荡在清风里；有的穿红，似一抹血色涌动在暗绿中……我不走那条悬挂在空中的路，独自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溪溯源而上。我知道，溪流的源头就是峰顶那汪湖水。头顶上，飘下来歌声，是那穿红衣的少女携带的录音机在唱。她有乌黑的秀发披散下来。脸似乎苍白，那一点口红就愈加鲜艳夺目了。我并不关注她这个真实的人，却迷恋那虚幻缥缈的歌声；确切的真实，往往失却了美得诱惑人的那股奇异的魅力。有的时候，人需要在自我假设的一种虚幻境界中追觅别样的陶醉，别样的美妙，而且靠了那陶醉那美妙支撑着整个

的灵与肉去憧憬着走完风雨人生。难道不是么，那又何苦沿着这小溪去寻找那峰顶的湖光呢？

前面有水声。迎面的山风穿林送来的是水雾。走过去，山林在这里洞开了一方天地。水帘从数丈高的黑色崖壁上扑落下来，形成了瀑布。看不见太阳，光束从山顶的松柏间斜射过来，飞瀑便在明暗变幻的光色中七彩斑斓，如入神窟仙境。潭水深三尺，散花荡几处，落瀑激起的串珠鸣滚迸溅，在折射的阳光里呈现出五颜六色，奇幻纷呈。我伫立在一尊巨石上，真想千年万年地就这么立下去，直到立出一个浴血的石人来。但，这洞天瀑布之上，还有湖光在召唤。路，却断了。原来两面的悬崖上，挂满了如网的古藤。抬眼望，崖顶那粗壮高大的松柏树上，密密匝匝地攀爬着纠缠着黑色的青色的还有红色的藤。纠合起来的藤阵，在森林的顶端如绿色天网，笼罩遮盖着树的阵容，藤蔓藤叶在青天绿树间风风光光地生着长着，如此成了大气候。大树被压得弯了腰，低了头，藤的枝枝蔓蔓随之垂挂下来，触到溪边的水土，便枝头生根，叶芽纷然凋落，渐渐又织成了灰色的落地巨网，包罗了这黑色悬崖与那崖顶的树木及花草。树大招藤，树枯藤散，才有了山林中那一棵两棵高高兀立着的枯木，云来雾去，日晒雨淋，倒也悲壮苍凉，死而不朽。我想，枯了铮铮大树，青了纤纤细藤，这也许就是山林的哲学了。

攀藤登崖，寻着有人踩过的地方走上去。那抹红色又在眼前游荡着，还有那歌声，悠悠长长……缥缈中，我的意识竟追随着她，离了瀑布之上的那一程溪畔荒草幽径，踩着白色的石阶，踏入了一座古寺。钟鼓阵阵，经声悠悠，令人顿感走出了红尘。头上是朗空，脚下是净土，有一种说不出的解脱，从心灵到肉体，竟是那般地轻旷惬意。灰色方砖铺出的佛院里，四面佛门，一尊古铜鼎，三座石香炉，几株参天的松柏，还有这满院朝拜的虔诚者。香烟缭绕，犹如青云直上九重，松柏的枝头叶尖上牵着青烟扯着白雾，迷迷离离，幽幽幻幻。太阳滚在树梢上，宛如一个红色彩球，风吹树动，彩球晃晃荡荡，神秘的光束四射散开，天辉煌，地也辉煌，焚香拜佛的人也辉煌。我站在辉煌的铜鼎与石香炉当中，凝视正殿里三尊栩栩如生金身金面佛像下，跪倒的她，衣服红得宛似泼在地面的一汪血。钟鼓经声中，好像夹杂着另外一种悠悠的歌唱声。我想：这，才是人在尘世间徜徉跋涉的交响曲。

不知怎么又走在了溪边的深草丛中，水流愈来愈急，山势愈来愈险，我

知道就要看到那湖光了。终于，水声隐退了，视野豁然顿开，我站在峰顶的湖畔，愣愣怔怔了一忽儿，觉得魄荡神游，如入仙境。薄雾在脚下飘浮，白云擦身而过，白色的太阳沉向西边，红色的月亮就在东天，星星虽然极稀但毕竟显现了。黄昏，有晚霞，有余晖，但这种辉煌的一刹那，既非出自太阳，也非来自云雾，而是宇宙天地大自然的一种默契，一种感应，一种赏赐。湖里有光，也有色，然而湖光是天光的折射，湖色是地色的辉映。湖的美，是天地大自然赋予的。如果天光敛尽，地色收去，这山峰也不再是鼎，这湖水也不再是酒，鼎湖就不会生出那么多的传说那么多的光彩以及那么多的神奇了。

太阳将要沉落，月亮升腾而起，星光开始灿烂。这时候，西面的山林染成黛青色，东面的峰峦涂为灰黑色。在光与色的交错组合过程中，那个站在湖边日辉月华星光里的红衣少女，又为了谁在亭亭玉立，暮色苍茫中如一尊火色大理石雕像，湖水深沉里，似一轮浴血的落日呢？湖光中的她，山色中的她，既真实而又虚幻。天音地音，心声湖声，还有宇宙那奥秘的韵律，是真实的，也是虚幻的。我总想，人，一旦得到了真实，反而变得失落了。倘若我不执著地追溯这鼎湖，那对我今生今世的心灵诱惑又将会是一种怎样神奇的魅力呢？也许，真了反会假，假了反倒真；虚中才有实，实中却会虚。因了这玄妙而真切的哲理，才构成了大千世界丰富人生。鼎湖的天光地色不正如是么！

1992年11月11日《羊城晚报》

共和国的深圳

刚来深圳不几天，恰逢那场我第一次见到的暴风骤雨，遍地洪流，满目汪洋，苍苍茫茫一片水的天地，风的世界。高楼在颤栗，大道在低吟，成串的车辆蜗牛似的泡在水里，不时有树木断裂声伴随着雷电在风雨中游荡……于是，我懂得了风，懂得了雨，懂得了深圳这座新生的城市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那一夜，我睡不踏实，连梦中都是那台风，那雨瀑，那零落了的花和断裂了的树……

然而，当太阳踩着海浪走近这座年轻的城市，将七彩的光辉无私地投洒在每一寸土地上，深圳复活了。经过洗礼的城市，经过清理的花木，愈加辉煌壮美，生机勃勃发了。于是，我又懂得了人。大自然的力量能够摧毁大地上的一切，人的力量却能重建大地上的一切。新的唐山市是在一片残垣断壁中诞生的，新的深圳市是在一片荒野乱丘的红土上建成的。共和国旗帜的每一根经纬都是由人民织成的，应该把“万岁”归还人民。

深圳十年刚过，既有了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又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起步阶段都无法解决的尖锐矛盾，在这里却得到了最好的处理。深圳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这条走出来的路。但，这条路，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部优秀分子共同踩踏出来的。

深圳，是一片掺杂着岩石的红胶土。这种土，这种石，原来是死土死

石。然而，因了雨水充足，阳光温热，空气湿润得伸手能拧出水来，就凭了那薄薄的一层表土，竟然也是满眼花红，四季苍翠。人重要，环境亦重要。红土层生花，岩石缝长树，在海边这特定的环境中才有可能。种子在温湿的氛围中生发，一旦成树成木枝枝丫丫垂满了根须便与红土层岩石层进行终生的抗争，求得生存的权利。如今，深圳奔流着车的江河，涌动着人的潮水，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英姿勃发地屹立在共和国的东南海平线上，向世界宣告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炮火中诞生的共和国，在经济大潮中必定振兴！

十年艰难，一路风雨，才走出了今日的深圳，还有今日的深圳人。台风还会来，暴雨还会有，花还会未残先落，树还会茂时夭折。也许，这就叫做“牺牲”。但是，夭残的虽然逝去了，新生的必将再起。蚕蛾一旦破茧飞出，迎得的必然是光与色变幻出来的明媚新春。

深圳，这是献给共和国生日的一支点燃了的红蜡。因为，深圳是共和国的。

1992年10月30日《深圳特区报》

这是一个恬静的海湾

小时候总盼着过节，那日子似乎非常缓慢，等到一个节日，却又那么飞快地逝去了。如今最怕的是过节，除却人到中年从生理到心理惶恐与变态，就是渐渐地厌倦了都市生活的纷繁，开始懂得了向往和追求一种相对的清淡与恬静。我总想人只要求得了清淡的环境和恬静的氛围，方可进入一种修炼的境界：修心，养神，炼气；尔后走向欲佛欲仙的潇洒人生……许久不见家，南北两地这么远地分隔开来，突然来了这三天的节日，我如何打发得了！

太阳高高地升起来。我骑了自行车，意欲告别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闹市，去东面的海边上寻觅一种诱人的恬静。山道弯弯，车少了，人稀了，想起故乡这时节，该是叶红花谢霜满天，凋零和清冷悄然走到尘世间，动物和别的生物都将迎接一度降临的寂寞淡泊了。但，这东南海湾里仍是花红草绿，一片热烈，四处奔放，似乎生来就没打算甘于寂寞过。这样虽是一种美，一种好，一种生的姿态，但终了毕竟遗憾毕竟累。

远处有了海，湛蓝湛蓝的，与苍天融为一体，染成一色。目光所及处，隐约显出来一只船，风帆张在天上，船体浴入海里，仿佛凝固在蓝色的画板上，纹丝儿不动。

走近了，坐在金色的沙滩上，举起一张伞大的叶子在头顶。两侧的青山，臂膀似的一直伸向海里去，环抱出这样一个美妙的风水宝地来。山下有几处水塘，浮着莲，飘着萍，倒也开出了荷花，一枝，两枝，不娇也不艳，

装点这方山水恰好在此妙处。没有蜂，没有蝶，微风起时皱了水，花在水中笑，鱼在波里戏，这样的美妙这样的好，比蜂来蝶来更有别样一种高雅别样一种情。

三面的山连成一体，听不见林涛，听不见山音，却见微风轻摇着山林，山晃晃悠悠欲醉欲舞，飘飘然愈显得青翠欲滴。万绿丛中，一点一点花红，时隐时现，像羞涩多情的少女。我想，那苍苍茫茫的碧绿，一定是大山沁出的汗水；那星星点点的鲜红，一定是大山渗出的血滴。既然是山是林，就该有虎有狼，藏鼠藏蛇，那么，它们在这静悄悄的树阴里又在谋划着什么，算计着什么，企冀着什么……林间露出了坟墓：土的，砖的，石的。那墓中的人，不论生前做过什么，或是官是宦，或有名有利，死后都一样地和农人渔夫沉睡在这片山林里，平平等等，永永远远。他们，总该明白“万事休”的真实涵义了吧！

头顶上有云朵，无忧无虑地悠着飘着，随心所欲地变幻出各种图案，如彩笔涂抹出来的，似剪裁粘贴上去的。海上无风，潮涌一次又一次地推过来，拍击着沙滩，溅起排浪，仿佛千堆万堆的雪。鹰在空中盘旋，羽毛丰满的翅膀巨大而有力。鱼在水里戏游，尾和翅保持着平衡与方向，浑身鳞片闪闪发光，宛如勇士的金甲。平静淡泊的海底下，有沉船，有残舰，有碎了的骨骸，也有锈了的箭簇。恬静的大海里深埋着千百年来许许多多不恬静的故事，有争夺，有吞噬，有流血，也有牺牲……我终于明白了，恬静是相对的，绝对的恬静不仅人世间没有，就连整个宇宙天体里也不会有。

一只鹰从空中冲下来，贴住水面平飞的一刹那，利爪钓起来一条挣扎着的鱼。鹰扶摇直上，鱼尾剧烈摆动，有几滴血与水的混合物在海天间飘落着，阳光中倒也有几丝光华微弱地闪过。这一切，都是在一种无声无息的时空中发生并终结的。鹰在天上，鱼在海里，又何苦如此相残？也许，天上的，地面的，海里的，相克相生，才有了平衡，才有了世界，也才有了相对的恬静。不是么，海里有红光在浮耀，那就是大海流出的血！

沙滩上，闪光的不是金粒，而是贝壳。金埋在沙中，并非就闪光。贝壳浮在沙面上，闪烁发光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为海里死难的一切亡灵在殉葬，像人间流通的钱币一样证实海下另一个冥幻世界的存在。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该是真理。

日影移过去，山体浴入海水里，黛青色的阴影里飘过来一渔翁，脚踩月牙似的黑木筏，浑身上下嶙峋瘦削得像细竹雕出的，黑色斗笠，黑色蓑衣，黑色肌肤，连渔竿垂钓也是黑色的。影子被波动的水拉得好长好长，歪歪扭扭曲曲弯弯的。我突然省悟到，水中的那个他，或许比筏上的那个他更加真实可信了。

不知是何时，沙滩上撑起来了一顶红色的太阳伞，绿影下斜倚着一个穿了红色泳衣的妙龄少女。黑头发，白肌肤，胸前是耸起来的两座红色的峰峦。猛然间，山在水中笑，海在天边啸，花也鲜了，木也秀了。我终于懂得，不论她从何处飘然而来，她既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应该仅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这个不能缺少她的大海湾，恬静的大海湾里的大自然。

夜幕垂落下来了。山与海，天与地，浑然一体。月亮星星全都浸在海水里，仿佛有了魂灵，有了生命，活灵活现的。我悄然走进大海里，伸出手，捞月亮，捞星星，捞起了一个令人醉倒的恬静。不要去看远方那片如火的光焰血一般殷红，但愿这海湾的一切连同时空都凝固成一个玲珑的透明体，就这样百年，千年，万年……

可是，那垂钓的老渔翁还在么？那红伞下的红衣少女还在么？那山上的血红海中的血红还在么？那墓里的幽魂海底的亡灵还在么？还有那沙下的金粒海岸的贝壳，还有这天与海孕育恩赐的这恬静……哦，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我么？

1992年12月14日《深圳特区报》